

明

史

明史卷一日九十八

列傳四十九

宋 禮

金 純

簡 芳

陳 瑄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以國子監生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左遷戶部主事建文初薦授陝西按察僉事復坐事左遷刑部員外郎成祖即位命署禮部事以敏練擢禮部右侍郎永樂二年拜工部尚書七年丁母憂詔留視事九年命開會通河會通河者元至元中以壽張尹韓仲輝言自東平安民山鑿河至臨清引汶絕濟屬之衛河為轉漕道然其流弱不任重

載攷終元世海運為多明初輸餉遼東北平專用海道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絕安山湖會通遂淤成祖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輓至衛輝入河歷八遞運所民苦其勞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淤者乃三之一濬之便於是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往治之至則發山東及徐州應天鎮江民三十萬蠲租一百十萬二千石有奇二十旬而河成初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泇水乃用泇上老人白英策築堰城百數付壩遏波

流使無南入洸而北歸海匯諸衆之水盡出汶上至
南旺中分之爲二道十四南流接徐沛十六北流達
於臨清南旺者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
也則又相地置牒以時蓄洩自分水北至臨清地降
九十尺置牒十有七而達於衛南至沽頭地降百十
有六尺牒二十有一而達於淮禮又奏濬沙河入馬
常泊以並於汶是年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
濬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復舊黃河道命禮兼董
之明年命相度衛河水患奏請自魏家灣開支河二
泄水入土河復自德州西北開支河一泄水入舊黃

河使至海鹽大沽河入海帝命俟秋後成之禮等還
京諭漕渠功禮第一賜寶鉞文繡以滿叔正首建河
議賜衣及鈔旌其功禮言海運經歷險阻每歲船輟
損敗有漂沒者有司追捕既迫於期多科歛為民病
而船亦不堅又每海船一艘用百人而運千石計其
費可辦二百石河船二十每船用十人而運四千石
以此而論利病較然請撥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及兗
州糧合百萬石從河運給北京其海道每三歲而兩
運已而平江伯陳瑄治江淮間諸河功亦相繼成於
是河運大使利漕粟溢多十三年遂罷海運初帝將

蜀北京命運取材川蜀禮伐山通道車言得大木十
數圍者尋丈一尺木自出谷中抵江上聲如雷不偃
平草朝廷以為瑞禮自是屢入蜀十六年命治江西
獄十七年造黃舟自蜀召還十九年造黃舟明年卒
予官禮性剛馭下嚴急故易集事然不能為人所親
卒之日家無餘財洪熙改元禮部尚書呂震請予葬
祭如制弘治中主事王寵始請立祠詔祀之南旺湖
止以金純周長配隆慶六年贈禮太子太保

金純字德修泗州人洪武中國子監生以吏部尚書
杜澤薦授吏部文選司郎中三十一年出為江西布

政司右叅政成祖卽位以蹇義薦召為刑部右侍郎
時將營北京命采木湖廣永樂七年從巡北京八年
從北征遷左侍郎九年命與宋禮同治會通河又同
徐亨蔣廷瓚濟魚王口黃河故道初太祖用兵梁晉
間使大將軍徐達開壩場口通河於泗又開濟寧西
耐牢坡引曹鄆河水以通中原之運其後故道淤塞
至是純疏治之自開封北引水達鄆城入壩場出穀
亭北十里為永通廣運二牌還改禮部左侍郎進禮
部尚書十五年從巡北京十九年巡撫四川仁宗卽
位改工部數月又改刑部明年兼太子賓客宣德

三年純有疾。帝命太醫視療。稍間。免其朝。叅俾獲疾。視事會者。初。法司理滯。因純數從朝。責飲為言。官所劾。帝怒。曰。純以疾不朝。而燕於私。可乎。命繫錦衣獄。既念純老。臣釋之。落太子賓客。予致仕。去。純在刑部。仁宗嘗諭純。法司近尚羅織。言國事輒以誹謗得罪。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勿論。純亦務寬大。每誠屬吏。不得妄椎繫人。故當純時。獄無瘦死者。正統五年卒。贈山陽伯。

簡芳。夏縣人。洪武中舉。孝廉為刑部員外郎。遷郎中。永樂中。出為吉安知府。寬厚廉潔。民甚德之。吉水民

諸闕言縣有銀礦帝遣官覆視父老遜芳訴曰獨聞
宋季嘗有言此者卒以妄得罪今皆樹藝地安所得
銀礦芳詰告者得實乃云貧不為鄉里所齒故冀以
此報耳芳草奏同官懼得罪不肯署名芳請獨任之
乃具奏上帝曰吾固知愚民之妄也事得寢芳自奉
甚約日嘗蔬食毋慙賢芳日所治事暮必告毋有不
當毋輒教誡之芳受命惟謹由是為良吏已坐事謫
辦事官從來禮治會通河後為工部主事十年河決
陽武灌中牟祥符尉氏諸縣遣芳按視芳言中鹽隄
當暴流之請加築塞又言自中縣分導河流使由

故道北入四誠萬世之利又言新築圻埽止用草索不能堅久宜編木成大圻貫樁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樁表牽築隄上則殺水固隄之長策也詔悉從之其後築隄者遵用其法以宋禮薦遷工部右侍郎亡何行太僕卿楊砥言吳橋東光興濟交河諸縣及天津屯田雨水決隄傷稼乞開德州良店東南黃河故道以分水勢帝復命芳往治之所經郡邑有不便民者輒疏以聞仁孝皇后將葬芳治道路供頓未幾卒於官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父聞以義兵千戶歸附洪武中

累官都指揮同知二十四年瑄代父職父坐事論戍遼陽瑄伏闕請代詔併原其父子瑄少從事大將幕府從出郊以射鴈見稱自是屢從征南番宕州中亭又征越窩討建昌酋長月魯帖木兒踰梁山平天星寨破寧番諸蠻復征鹽井平三山寨小百夷進攻卜朮尾寨時軍為三隊瑄居中旣而左右軍奔瑄所統百餘人賊圍之數重瑄下馬率衆射傷足裹創戰自晨至酉竟全師而還又從征餘寇賈哈剌瑄以奇兵出番西涉打中河得間道作浮梁渡軍旣渡撤梁示士卒不返也薄寇壘日十三戰其明日又七戰敗之

乃遣五百人要賊歸路賊窮出降送賈哈刺宗師又
會雲南兵征百夷有功遷四川行都司都指揮同知
建文末遷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燕兵至浦口諸將
戰敗命瑄往援瑄以舟師迎降成祖遂渡江既即位
封瑄平江伯食祿一千石賜誥券世襲指揮使尋命
克總兵官率舟師歲運粟四十九萬石餉北京及遼
東遂建倉直沽城天津衛先是漕舟道海島中島人
恐多閉匿瑄招令互市平其直人交便之運舟還會
倭寇沙門島瑄追擊至金州白山島焚其舟殆盡尋
命與李彬統浙閩兵勦捕海寇海溢隄圯自海門至

鹽城凡百三十里命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為捍潮
隄萬八千餘丈又言嘉定瀕海之地江流衝會海舟
停泊無高山大陵可依請於青浦築土為山方百丈
高三十餘丈立堠表識既成賜名寶山帝親為文記
之宋禮既治會通河成朝廷議罷海運瑄建議造淺
船二千餘艘初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
以饒時江南漕舟抵淮安率陸運過壩踰淮以達清
河勞費甚鉅瑄用故老言自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
里為清江浦導湖水入淮築四埭以洩宣之又緣湖
十里築隄引舟由是漕舟直達於河省費不貲其後

復濬徐州至濟寧河又以呂梁洪險惡於洪西別鑿
一渠置二牐蓄水通漕漕舟便之又築沛縣刁陽湖
濟寧南旺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又築高郵
湖隄於隄內鑿渠四十里避風濤之險又自淮至臨
清相水勢置牐四十有七作常盈倉四十區於淮上
及徐州臨清通州皆置倉便轉輸慮漕舟膠淺自淮
至通置舍五百六十八舍置卒導舟避淺復緣河隄
鑿井樹木以便行人凡所規畫精密宏遠身理漕河
者三十年舉無遺策終明之世漕運賴之仁宗初即
位瑄上疏陳七事其一曰南北二京均為國家根本

明詔下頒軍民鼓舞咸望曰鑒乞留聖意嚴其守備
二曰選能在於推舉推舉在於覈實乞命諸司舉惟
其賢無徇資格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巡天下考察百
司進廉明黜貪鄙則官得人而治可興三曰天下歲
運糧餉湖廣江西浙江蘇松並去北京絕遠既多險
阻往復踰年上逋公租下妨農事乞令於便近淮徐
等處交納別令官軍接運至京又快船馬船所載不
過五六十石每船官軍足用乞勿令所至軍衛添差
遞送致疲民力四曰府縣教職多非其人故務學者
少乞考教官不職者黜之選鄉里俊秀補生貢而軍

中子平亦令入舉五曰軍伍竊亡乞勅都督府兵部
都司衛所覈其老疾者以子平代逃亡者追補戶絕
者驗除六曰開年等處邊防要地此皆兵食虛乏乞
命勇畧武臣選練銳士屯守兼務七曰漕運官軍每
歲運畢繼以修船勤苦終身財力已殫而該衛所又
於其陳雜役以重其困乞加禁絕帝覽奏降勅諭曰
卿所陳數事皆今切務覽之再四良契於懷已勅所
司施行卿忠愛之誠嘉念不忘特茲獎諭左右或疑
衆寵過重帝曰武臣能言及此難得且令人不懼以
言得罪也尋賜券世襲平江伯宣宗朝鎮守淮安兼

督漕運宣德六年疏言歲運糧四百餘萬石至北京
用軍十二萬人頻年勞苦乞於蘇松諸郡及江西浙
江湖廣別僉民丁又於諸衛僉軍通為二十四萬人
分休送運以甦其力又江南之民運糧赴臨清淮安
徐州往還須一年許失誤農桑而湖廣江西浙江及
蘇松安慶官軍每歲以空舟赴淮安載糧若令江南
取撥糧與軍運送至北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
交便帝命議行之東民運為免運自此始也八年卒
於官追封平江侯謚恭襄贈太保兼太子太傅年六
十有九再傳孫豫字正卿讀書修謹以再統三希

襲爵十三年總神機左掖兵明年福建沙縣賊起以副總兵從寧夏侯分道討平之還進封侯掌前軍府也先入犯命豫出鎮臨清建城堡練兵撫民安靜不擾明年召還父老詣闕請留從之景泰五年山東饑奉詔賑卹全活甚衆尋命守備南京天順元年召還益歲祿百石復鎮臨清七年卒贈顯國公謚莊敏子銳嗣成化初分典三千營及團營尋佩平蠻將軍印總制兩廣移鎮淮揚總督漕運建淮河口石牐及濟寧分水南北二牐築隄疏泉修舉廢墜總漕十四年卒數忤上日本貢使買民男女數十人以歸道淮安

銳不遺贖還其家淮揚饑疫銳焚糜施藥多所存
濟弘治初入總神機營累左軍府尋總五軍營六年
河決張秋奉勅塞治還增祿二百石累加太傅兼太
子太傅十三年火錦冠太同銳以總兵官佩將軍印
出援剿銳擁兵自守給事御史交章言大同東西南
三路綿亘千里生齒蕩然由銳畏懦任賊縱掠所致
乞寘予理乃奪銳歲祿間任明年卒于熊嗣正德三
年出督漕運劉瑾橫索鉅金錢熊不應瑾銜之坐事
逮下詔獄竊戕海南衛奪誥券熊本贖貨其在淮南
頗殃民雖為瑾構陷人不以為寃也瑾誅赦還復爵

卒無子以再從子圭嗣初領宿衛僉書中府以言官
薦出鎮兩廣封川寇起圭督諸將往討擒其魁俘斬
數千加太子太保復平柳慶及賀連山賊加太保蔭
一子交冠范子儀等寇欽廉黎岐寇瓊崖相犄角圭
移文安南曉以利害使縛子儀而急出兵攻岐岐勢
孤敗遁論功復蔭一子加歲祿四十石圭能與士卒
同甘苦聞賊所在輒擐甲先登深箐絕壑衝冒瘴毒
無所避以故所向克捷在粵且十年殲諸小賊不可
勝數召還掌後軍府圭妻咸寧侯仇鸞女弟也圭深
嫉鸞鸞數短圭於世宗幾中奇禍而帝顧以此重圭

驚死會時相有援之者去遂得總京營寇入紫荆關
去請出戰營於盧溝寇退而止明年寇復入古北口
或議列營九門為備去以徒示弱無益竟不列營而
寇亦退董築京師外城城成加太子太傅去雖有將
畧而不能潔廉人亦以此少之卒贈太傅謚武襄子
王謨嗣食書後軍出鎮兩廣賊張璉反屠掠數郡王
謨會提督張臬發官軍土兵十餘萬討平之擒斬三
萬餘論功加太子太保蔭一子隆慶初食書左軍提
督神機營萬曆中出鎮淮安總漕運入掌前軍府事
卒贈少保謚武靖明亡爵絕

論曰成祖既改都燕不無仰給東南之粟斯時海輸
陸輓並非宜也自禮開會通河引汶泗諸泉流以濟
運瑄則疏青浦鑿呂梁洪以避黃淮之險于是湖湘
江淝之艘銜尾北上直達於京師計歲漕不下數百
萬石物太倉以裕軍國且世世不絕至今猶嘉賴之
嗚乎厥功亦懋矣哉顧瑄武夫也平江三十載勲業
爛然子孫世享其祿而浦口渡江之役不能無負咎
於舊君禮也以謫官而起拜尚書雖云遭時遇主亦
並難以本末論矣金純簡芳之徒又何責焉

明史卷一百九十九

列傳五十

黃福

周忱

趙泰

黃福字如錫昌邑人洪武中以太學生為項城主簿
改清源歷金吾前衛經歷上書論國家大計太祖奇
之超拜工部右侍郎建文帝嗣位深見倚任燕王到
奸黨二十九人福與馬王入京師福迎附李景隆指
為奸臣福曰臣罪固應死但目為姦黨則臣心未服
置不問復其官尋轉左侍郎未幾拜工部尚書永樂
三年陳瑛劾福不恤工匠乃改北京行部尚書明年
言官劾福前掌工部與侍郎趙毅劉仲廉隱所貯軍

資弗奏而請歛於民宜罪遂逮下詔獄已而復職督
安南軍餉既郡縣其地命以尚書兼掌布政按察二
司事時遠方初附軍旅未息庶務煩劇福隨事制宜
咸有條理上疏言交趾賦稅輕重不一請酌定其制
務從輕省又請循瀘江北岸至欽州設衛所置驛站
以便往來開中積鹽使商賈輸粟以廣軍儲官吏糧
廩倉粟不足則給之公田又言廣西民餽運交趾陸
路艱險宜令廣東海運二十萬石以給皆報可於是
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召父老宣諭德意
戒屬吏毋苛擾一切鎮之以靜上下帖然時群臣以

細故調交趾者相望福成加極恤甄其賢者與共事
由是至者如歸鎮守中官馬騏怙寵虐民福數裁抑
之騏誣福有異志成祖察其妄不問仁宗即位召還
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急欲見卿命兼詹事輔太
子福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攜走送號泣不
忍別仁宗崩命督獻陵工宣德元年交趾復叛時陳
洽以兵部尚書代福系奏乞福還撫交人會福持節
出封王即日召還勅曰卿遺愛在交人交人思卿卿
強為朕再行以工部尚書兼詹事仍領交趾布政按
察事比至柳升失律敗死福奔還至支校關為賊守

聞者所得福欲自殺賊力持之羅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餼糧有與送出境至龍州盡取賊遺歸官還為行在工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潛事議令江西湖廣浙江及江南北諸郡民量地遠近轉粟於淮安徐州臨清而令軍接運至北京民大稱便五年福陳足食足兵省役之要其言足食謂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討交趾北征沙漠費用未嘗乏此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卻不幸有水旱之災征調之役將何以濟之請役操備營繕軍士十萬人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東緣河屯種初年自食次年人收五

石三年收倍之既省宗倉口糧六十萬石又省本衛
月糧百二十萬石歲可得二百八十萬石矣足食之
要無過此帝善之下行在戶兵部議郭資張本言緣
河屯田實便帝乃遣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福總其
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田役益勞擾事
竟不行改戶部尚書七年帝宮中覽福言漕事便宜
出其章示楊士奇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
倫比對曰福受知太祖正直明果一志國家永樂初
建北京行部綏輯凋瘵及得交趾總藩憲具有成績
令六卿中鮮及福者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

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
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
道帝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又曰南京根本重地先
帝以儲宮監國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帝曰然明旦
遂命改福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英宗
即位加少保叅贊南京機務守舊襄城伯李隆用其
言政肅民安正統五年卒年七十八福歷事六朝多
所建白公正廉恕素孚於人初成祖手疏大臣十人
命學士解縉評之縉於諸人皆有得失惟至福無少
貶卒之日贈謚不友士論頗不平成化初贈太保謚

忠宣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
成祖擇其中二十八人令進學文淵閣應二十八宿
忱自陳年少乞預帝嘉其有志許之時人謂之揆宿
尋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部忱有經世才浮沉卽署二
十載人無知者獨夏原吉奇之洪熙間稍遷越府長
史宣德初有薦為郡守者原吉曰此常調也安足盡
周君五年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為甚蘇州
一郡積逋至八百萬石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乃用
夫崇士楊榮薦起遷忱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諸府

兼督稅糧先是大理卿胡榮為巡撫用法嚴忱一切
治以簡易凡告訴輒不省或而訐忱公不及胡卿忱
笑曰胡卿勅旨在校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
民委寄正不同耳始至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戶
不肯加耗并徵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稅額益缺忱乃
創為平米法令大小戶出耗必鈞又請勅工部頒鐵
斛下諸縣準式量糧長之大入小出者始區設糧長
正副三人例以七月赴南京戶部領勘合既畢復齎
送部徃反滋費皆科歛寬之忱止設正副各一人循
環赴領訖事有司類收上之部民大便忱見諸縣收

糧無囤局糧長卽家貯之曰北致通之由也遂令諸縣於水次置國囤設糧頭國戶各一人名轄收至六七萬石以上始立糧長一人總之名總收民持帖赴國官為監納糧長但奉期會而已置撥運綱運二簿撥運記支撥起運之數預記所運京通諸倉耗以次定支綱運聽其填注剝淺諸費歸以償之支撥羨餘發貯縣倉曰餘粟次年餘多十六徵又次年十五徵初太祖平吳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後思富民豪并坐罪沒入田產皆謂之官田按其家租籍征之故蘇賦比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萬石

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時宣
宗屢下詔減官田租忱乃與知府况鍾曲算累月減
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以次減於是民始少得喘息
七年江南大稔詔令諸府縣以官鈔平糴備賑貸蘇
州遂得米二十九萬石故時公俟祿米軍官月俸皆
支於南戶部蘇松民轉輸南京者石加費六斗忱奏
令就各府支給與船價米一斗所餘五斗通計米四
十萬石有奇并官鈔所糴共得米七十萬餘石遂置
倉貯之名曰濟農賑貸之外歲有餘羨凡綱運風漂
盜奪者皆借給於此秋成抵斗還官其修築開濬人

交口糧以為農事不責償耕者借貸必驗中下事力
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並賦來歲再貸不償者後不
復給定為條約以聞帝嘉獎之終忱在任江南數大
府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忱之力也時漕運
軍民相半軍船給之官民則自僦舟加以祿耗率三
石致一石經年往復失農業忱與平江伯陳瑄議民
運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兌漕軍運抵通州淮安石
加五斗瓜洲又並五斗其附近并南京軍未過江者
即倉交兌加與過江米及襯墊蘆蓆與折米五合兌
軍或後期阻風則令州縣支贏米設廠瓜洲水次遷

米貯之堂支餘米給守者由是漕費大省民間馬草
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忱請每米折銀三分南京則輕
齊郡地買納京師百官月俸皆持俸帖赴領南京值
米賤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忱請檢重額官田極
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每兩當米四石解京充
俸民出甚少而官俸長足嘉定崑山諸縣歲納布疋
抵糧一石例重三觔此解則以錢麤見斤者十八九
忱言凡布錢益細則布益輕然價益高今既責其重
勢不容細若求其細理又必輕乞自今不拘輕重務
取長廣如我從之各郡驛馬及出城供帳舊皆領於

馬頭有耗損則馬頭橫科補買民間苦之忱令田畝
出米升九合與秋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
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勅忱巡視奏令蘇州諸府撥餘
米一二萬石運揚州鹽場聽抵明年田租竈戶上私
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
尋勅兼理松江鹽課時華亭上海二縣逋課至六十
三萬餘引竈丁逃亡忱謂田賦宜養農夫鹽課宜養
竈丁因上便宜四事命速行之忱為節竈戶運耗得
米三萬二千餘石亦做濟農倉法置膳鹽倉益補逃
亡缺額由是鹽課大殖浙江當造海船五十艘下忱

計度忱召問都匠言一艘須米千石忱以成大事不
宜惜費策減二十石奏於朝竟得報可以九載秩滿
進左侍郎六年命兼理湖州嘉興二府稅糧又命同
刑部都給事中郭瑾錄南京刑獄忱素樂易既久任
江南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
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所疾苦為之商略處置其
馭下也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如泥
鍾及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同知趙泰等則
推心與咨畫務盡其長故廣思集益而事無不舉嘗
詣松江相視水利見嘉定上海間汾江生茂草多淤

流乃濬其上流使崑山顧浦諸所水迅流駛下流之
壅遂盡滌暇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其為巡
撫也歷宣德正統間朝廷委任益專兩遭親喪皆起
復視事忱以此益發舒見利害必言言無不聽初欲
減松江官田古額依民田起科戶部郭資胡濙奏其
變亂成法請罪之宣宗切責資等御史李立清軍常
州生事虐民即命忱推理忱嘗言吳淞江有沙塗柴
場百五十頃請募民開墾丹徒丹陽二縣田沒入江
者稅宜蠲無錫官田賦白米太重請改征租米帝悉
報可其因災荒請蠲貸及所陳他利病無算小者用

便宜罷行之無所顧慮久之見財賦充溢治益務為
廣大凡修葺廨舍學校先賢祠墓橋梁道路及崇飾
寺觀贈遺中朝官資餉過客廩費百端胥吏漁蠹其
中亦不甚惜省以故屢召人言九年給事中李素等
劾忱妄意變更考擅科歛忱上章自訴帝以餘米既
為公用置不問先是奸民尹崇禮欲抗忱法奏忱不
當多徵耗米妄有費用請究問倉庫主者忱因廢前
法不理既而兩稅復通民無所賴咸稱不便忱乃劾
奏崇禮罪寘之詔獄舉行前法如故再以九載滿進
戶部尚書尋以江西人不得官戶部乃改工部仍巡

撫崇泰元年溧陽奸民彭守學復訴忱如崇禮言戶部遂請遣御史李鑑等往諸郡稽覈明年又以給事中金達言召忱還朝命侍郎李敏往代忱乃自陳臣未任事之先諸郡稅糧無歲不逋自臣蒞任設法剋弊節省浮費於是歲無逋租更積贏羨凡向之公用所須科取諸民者悉於餘米隨時支給或賑貸未還遇赦宥免或未估時值低昂不一緣奉宣宗皇帝并太上皇勅諭許臣便宜行事以此支用不復具聞致竊學計奏戶部遣官追徵竊臣出納不謹死有餘罪禮部尚書楊寧言妄費罪乃在忱今估計餘值悉徵

於民間至有棄家逃竄者乞將正統以前者免追詔
訐之召鑑等還既而言官交章劾忱請正其罪景帝
素知忱賢大臣亦多保持之者但令致仕而已大抵
忱才長於幹理而不斥遠奸吏又令子弟納粟得官
故雖去位攻者猶籍籍不止然當時言理財者無出
忱右其治以愛民為本濟農倉之設也雖與民為期
約至時多不追取每歲徵收畢踰正月中旬輒下檄
放糧曰此百姓納與朝廷贖數今還與百姓用之勞
力種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其所弛張變通皆
可為後法諸府餘數多至不可校公私饒足施及

外郎景泰初江北大饑都御史王竑從忱貸米三萬石忱為計至來年麥熟以十萬石界之性機警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陰為冊記陰陽風雨或言某日於江中遇風失米者忱言是日江中無風其人驚服有奸民故亂其舊案嘗之忱曰汝以某時就我決事我為汝斷理之敢相紹耶三殿重建詔取牛膠萬觔為緣繪用忱適赴京遇勅使趨之還忱不應至京乃言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俟歸市皮償庫土木之費當國者議欲焚通州倉絕寇資忱適議事至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則立

盡何至遂付煨燼頃之詔趨造廬甲數百萬忱計明
廬水磨工多令且沃錫數日畢辦忱既遭劾帝命李
敏代之勅其無輕易忱法然自是戶部括所積餘米
為公賦儲備蕭然其後吳大饑道瑾相望課逋如故
矣故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廟祀之至今以景
泰四年卒謚文襄况鍾自有傳趙泰字熙和潞城人
永樂中由舉人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授常州府同
知有廉惠聲濟孟清得勝二河作魏村廂諸所興築
民無言勞者忱與况鍾議減重糧泰亦檢常州官田
租請並減之遷工部郎中奉命塞東昌決河忱薦為

協同都運並勤其職亡何疾卒忱甚痛惜之

論曰黃周二臣具有幹濟才一遭爰在交趾一惠澤
大施於吳會夷考其時皆以信任特專得久官其地
之故也福東執廉直少所依屈忱達於權變智數有
餘亦弗詭於執二臣固並賢矣哉

明史卷二百

列傳五十一

師達

古朴

趙肱

劉季麓

蔣廷珩

劉辰

向寶

王彰

儀智

子銘

陳壽

俞士吉

楊砥

薛均

湯宗

師達字九達東阿人少孤事母至孝年十三母疾思食藤花菜達出城南二十餘里求得之及歸夜二鼓道遇虎達驚呼天虎舍之去持還奉母母疾遂愈以國子生從御史馮彬刷卷江西為彬所劾逮至闕下

遠因服入見太祖偉其貌釋之謫御史臺書案牘父
喪服闋攜家至京自陳家貧母老乞一官資祿養太
祖憐之以為御史起遷陝西按察使時獄囚淹繫者
殆千人遠決旬盡決遣之悉當其罪毋憂去官廬墓
側成祖即位召為兵部右侍郎轉吏部右侍郎永樂
四年營建北京宮殿遣遠採木湖湘遠以十萬之衆
深入窮山賈販不通軍夫艱食於是開道路召商賈
事以辦集然頗嚴刻帝念民勞欲罷其役遠言民樂
趨事遂不罷督之益嚴民不堪多從李法良為亂後
有詔罷採石所在存貯散遣役夫遠又言岸高水急

勢不可止宜順流輸之於是左中允周幹勅達方命
虐民請罪之皇太子以帝所特遣置不問八年成祖
北征命總督魏餉達言道里遼遠飛芻輓粟疲不能
給請均量其程設頓置堡使更遞轉輸則民不困乏
而軍得足食從之達佐吏部二十年時與銓衡者率
專已自用黜陟不孚物望達務詢衆論以求公當人
不敢干以私仁宗嗣位進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
宣德二年卒於官達持己廉不殖生產祿賜皆分宗
黨有子八人無以自贍成祖嘗語左右曰六部虐從
之臣不貪者惟師達一人宣宗亦嘗與侍臣稱其持

廉守正云

古朴字文質陳人洪武中舉於鄉為太學生奉命清
理郡縣田賦圖籍以父喪歸服闋隸五軍斷事理刑
自陳家貧願仕得祿養母太祖嘉之除工部營繕主
事迎母就養京師母歿官給舟歸葬服闋改兵部職
方軍事遷武選員外郎再遷郎中建文三年擢兵部
右侍郎成祖稱帝改戶部右侍郎轉左永樂二年朴
奏先奉詔令江西湖廣及蘇松諸府輸糧北京令聞
並患冰潦轉運艱難而北京諸郡歲幸豐宜發鈔命
有司增價收糴減南方運從之營建北京命朴採木

汪西公愛恤民力見褒賚車駕北巡朴侍皇太子監國命權使兵二部及詹事府事仁宗即位改南京通政使尋拜南京戶部尚書出督畿內田賦既而師造病命朴代之宣德三年卒於官先是戶部主事劉良素行不檢滿三載朴考其績下良乞中貴人求朴上考朴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上考不可得良遂誣奏朴罪朴既就逮成祖察其誣得釋他日吏部奏予良誥命仁宗曰此人素無行且嘗誣奏大臣若與良誥即為善者急遂不與良後果以賑敗朴在朝三十餘年自部署至尚書確然守廉不通干

請卒之日家無餘資然特畏慎避事如處女坐視弊政不能筆時論少之

趙鼎字雲翰夏人徙祥符生元末兵亂母抱匿林間有虎至母懼置之地虎熟視而去稍長遊郡學嘗夜卧學舍中群狐採麻葉為扇扇側躍呼趙尚書苦熱鼎驚然亦以此自負洪武中舉鄉試入太學嘗以事使山東稱旨賜襲衣楮幣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圖天下要害阮塞屯戍所宜以進太祖以為才遷武庫員外郎建文初遷浙江右叅政畫策捕沿海寇境以安輯成祖時使交趾却其覬被嘉賚擢刑部右侍

部改工部再改禮部進尚書賜宴華蓋殿仍徹膳羞
遣其母尋命詣北京營仁孝皇后山陵初班再為都
察院所劾帝皆宥之及朝鮮使臣將歸例有賜齎班
不以奏帝怒曰是且使朕失遠人心遂下之獄尋得
釋督建隆慶保安永寧諸州縣撫綏新集民安其業
還改兵部尚書丁母艱起復專理塞外兵事帝北征
班轉給軍餉有方仁宗嗣位改南京刑部尚書宣德
五年南京御史張楷劾班及侍郎俞士吉曠職鰥官
有盜繫獄待決詭病佯死驗瘞之既而復出掠安港
巡檢誣蘇州富民過達為盜械致刑部私賂獄吏縱

殺之由卿等急縱所致宜并罪乃徵卿既至命致仕
正統元年卒年七十三卿性精敏歷事五朝位列卿
自奉儉約如寒素然頗事阿諛永樂中瑞麥嘉禾野
蠶成繭月食不見皆欲稱賀帝悉却之

劉季荒名韶以字行餘姚人洪武中進士除行人使
雲南四川朝鮮悉却其餽太祖聞之賜襲衣及鈔擢
陝西左叅政先是陝有逋賦民積歲不能輸有司峻
刑督之韶亟與其察分行郡縣悉縱械繫者緩為之
期民感其德悉完所逋陝不庫硎砂而歲有課額言
於朝罷之洪渠水溢病民為治堰蓄洩更為永利建

文中名為刑部左侍郎聽斷詳慎多所平反民有為盜所引者逮至盜已死不能自白乃召盜之妻子使識之而聽其辭知其誣也釋之吏與錢穀致虧誣引若干人悉為辨免河陽逆旅朱趙二人異室而寢朱之怨家誤殺趙有司疑朱殺之考掠誣服季荒獨疑之曰是邂逅同宿非有風讐且其裝中物無可利者特緩其獄竟得殺趙者揚州民胡某有賊夜入其室殺人遺刀屍傍旦視之刀有私識則其鄰蘇氏也官捕鞠之蘇氏曰家失此刀久矣既不勝榜掠遂誣服季荒使人懷刀潛察其鄰一童子識之曰此吾家物

也於是真盜乃得永樂初纂修大典以姚廣孝鄭勝
監修命李麓為之副八年坐失出人罪下獄左遷兩
淮鹽運副使李麓逡巡未行復下獄久之始釋命以
儒服隸翰林院編纂尋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卒於官
同時有蔣廷瓚者字邦瑞滑縣人洪武中以才行薦
除都督府經歷改嘉興通判永樂初累遷兩淮運使
有清介稱七年召為工部右侍郎十一年設貴州布
政司遷布政使撫輯遠人具有規畫卒於官黔中人
為祠祀之

劉辰字伯靜金華人少負氣節喜功名太祖下婺州

辰首上謁署興甌使方國珍國珍飾二姬以進辰叱
却之李文忠開省嚴州辟辰置幕下元帥葛俊守廣
信盛冬發民浚城濠文忠止之俊不聽出不遜語文
忠怒欲臨以兵辰請往諭之後悔謝事遂已尋以親
老辭歸建文中用薦擢授監察御史出知鎮江府勤
於職事郡有漕江田八十餘頃久淪於水仍責賦如
故辰言於朝除之京口時廢轉漕者道新河出江舟
數敗辰度地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䟽治淤淺甃
石為壩修故睥門順水勢出入公私便之漕河易涸
恒仰練湖並水湖有三斗門久廢辰修築之運舟既

通湖下之田亦益稔轉漕民死境上者輒收瘞之疾
者資而遣之民懷其德永樂初修太祖實錄李景隆
薦辰習知開國事蹟召入預編纂實錄成遷江西布
政司左叅政奏蠲九郡荒田糧六萬餘石歲饑勸富
民出粟貸饑者蠲其徭役以為之息官為立券期年
而債樂從者衆民以全活辰居官廉勤然尚氣與都
司按察使不相得遇事數爭執坐免歸起為行部右
侍郎復留南京者三年帝念其老賜勅及鈔幣令致
仕踰年復召至京疾作遣醫送歸道卒年七十八
向寶字克忠進賢人洪武中進士授兵部試員外郎

尋為真以九年無過超遷通政使辭不善奏對改應天府尹建文時坐累謫廣西永樂初召復前職未幾以中官私役工匠召寶切責又坐累繫獄踰年左遷兩浙鹽運司判官未幾復訟繫南京久乃宥之命督運淮安仁宗在東宮知其賢即位擢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及入謝復擢右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給兩俸時詔求直言寶陳八事多見采納宣德元年命蒞南京都察院三年入覲帝憫其老疾命致仕賜之勅曰古有七十致仕之典亦有不及七十而聽去者蓋體下之仁優賢之義也卿以儒術事我太祖皇帝歷

任煩劇十有餘年清白勤慎始終如一繼事皇祖重
考及輔朕於春宮飭躬行政夙夜交修可謂好德君
子矣今雖未及謝仕之年然病至氣衰動作之際艱
難可念不欲煩鄉政務令以原官致政歸尚其近醫
藥專精神強食自愛以安餘年寶就道未至家而卒
賢儒者有文學寬厚恤民持身清介雖屢見挫折未
嘗易操平居言不及利蔬食水飲處之泊如歷官四
十餘年卒之後家具蕭然士大夫以此賢之
王彰字文昭鄭人洪武二十年舉於鄉補國子生使
山東予羅以廉幹稱擢為吏科源士踰年革源士改

給事中遷都給事中改刑部員外郎遷山西左叅政
永樂五年召爲禮部右侍郎父喪去官服除改戶部
九年陝西大疫彰奉使祀西嶽陝州新安民有鬻子
女償逋賦者彰還悉奏爲蠲除且贖還所鬻十年改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陝西僉事馬英激肅州番人爲
變殺御史及都指揮彰劾英磔死又劾御史陳孟旭
受賕枉法文獻盜銀課皆坐死又劾金吾指揮李嚴
遷母不養及諸貪淫罪皇太子命磔之諸所論劾甚
衆彰有母年八十餘矣十一年從帝北巡遂命歸省
且賜其母冠服金幣爲壽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

居家不忘君凡所過民之安否吏之賢不肖汝宜留意還悉以告朕彰受命行此還朝奏事稱旨十八年進右都御史明年帝遣廷臣二十六人巡撫天下彰與給事中王勵得河南終明之世大臣得撫鄉土者惟彰而已是時河南水災民多流亡而長吏不加恤彰奏黜其貪刻者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民發廩賑貸多所全活強寇剽掠道路又妖尼扇惑為亂悉捕誅之還朝命督餉北征仁宗即位河溢開封傷禾稼命彰與都指揮李信往鎮撫宣德元年命彰自良鄉抵南京巡撫軍民帝以彰所言率常事

新切利病降勅切責令軍民休戚詳具以聞帝優諭
待臣曰兩京相距數千里常慮驛使往來為擾或遭
水旱小民失所咸朕所欲聞朝使還及御史巡歷皆
不以告致遺彰往視興闢其實今所奏多細故不切
事要大臣如此朕復何望卿等當悉朕意有聞必以
告君臣同體勿有所疑事竣復命與都督山雲巡視
荊州永平山海諸閫隘三年卒於官彰為人恂恂謙
退而嚴介自持請託皆絕但用法過刻其母屢以為
言彰不能改時劉觀為左都御史人云彰公而不恕
觀私而不刻人以為罵論

儀智寄居真高家人洪武末舉耆儒授高密訓導尋
遷華縣教諭教諸生律以規矩不尚辭華已擢高郵
知州廉能公正勤於政務課農桑興學校吏民愛之
咸稱長者永樂元年遷寶慶知府寶慶人故健悍則
又畏教智相戒曰太守不可犯也召為通政司右通
政兼右春坊右中允未幾遷湖廣右布政使坐事謫
保通州六年冬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見帝問湖湘
間耆儒宜有存者對曰臣愚不能盡識以臣所知儀
智老儒也然坐小累斥矣即日召之既至拜禮部左
侍郎遇事務剴白寔非不苟附會十一年正月卒已

朔日常食禮部尚書呂震請朝賀如常智獨爭議以
為不可會左翰德楊士奇以為言乃命免賀如智議
十四年詔吏部翰林院擇老儒侍太孫明日太子問
得人未士奇及蹇義首薦智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
大悞悔無及若智誠端士然老矣士奇頓首言智起
家學官明理守正雖髦年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
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帝顧問太子曰侍太孫講讀
得人未太子應曰舉禮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帝喜
曰智雖老能直言元旦日食執議免賀固可用也特
命輔導皇太孫智侍太孫每進講書史必反覆啓迪

以正心術為本十九年年八十致仕後卒於家贈太子少保謚曰文簡子銘

銘字子新智季子也宣宗即位以侍郎戴綸薦授行在禮科給事中九年秩滿帝念智侍讀舊勞改銘翰林院修撰正統三年預修宣廟實錄成遷侍講五年改邸府長史十四年邸王監國坐午門視朝廷臣宣勅王振呼號不辨人聲銘造膝前免冠奏聞卒下令族誅振衆譁始息是時王毛兩長隨擊死血漬門軌司門者呼水滌去銘止之曰勿滌留與若曹為鑒耳聞者壯之景帝登極力贊征伐諸大事尋以潛邸恩

特授禮部右侍郎景泰元年開經筵詔銘兼經筵官
帝每臨講恆輟命中官擲金錢於地任講官編拾之
號恩典文臣與者內閣高穀等外惟銘與俞山俞綱
蕭鎡趙琬數人而已尋遷南京禮部尚書以立懷獻
太子故加太子太保未幾召改兵部尚書兼詹事府
詹事五年蘇州淮安諸郡積雪民凍餓死相枕又沙
灣築河役山東河南九萬人責民間鐵器數萬具不
勝懷銘請亟行處置帝納其言多所貸恤又因災異
言弭患之道在敬天法祖省刑薄斂節用愛人錄皇
明祖訓以進深見獎納卒贈太師謚忠襄銘少學於

吳訥天性易直孝友有父風長子海錦衣衛百戶季子泰登鄉薦為禮科給事中並以父恩授云

陳壽隨人洪武中由鄉舉入太學授戶部主事永樂初元遷員外郎出為山東叅政六年夏原吉言其賢召為工部左侍郎皇太子監國南京壽自陳兵民所困悉蒙寬貸又乘間言殿下推廣上德以及黎庶甚善但此來左右千恩澤者多恐累明德宜稍抑之深見嘉納嘗啓事還太子目送之顧侍臣曰此侍郎中第一人也九年坐累下獄不給朝夕官屬有餽之者推不受既卒於獄踰年家人啓殯容色如生仁宗即

位念舊勞贈工部尚書謚敏肅官其子瑞為中書舍人累官亦至工部侍郎

俞士吉字用貞象山人洪武末舉於鄉授兗州府學訓導建文時上疏論時政得失十餘事擢監察御史士吉議論切直文采可觀出巡鳳陽徽州又按湖廣辨釋疑獄風聲肅然成祖即位擢右僉都御史奉使諭朝鮮日本還奏皆稱旨賜豸衣楮幣三年浙西大水士吉偕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往督農政時湖州通糧至六十萬石同事者欲減其數以聞士吉曰欺君病民吾不為也具以實聞悉得蠲貸明年為都御史

陳瑛所劾興大理少卿袁復同繫詔獄復竟死獄中
士吉謫為事官往蘇松治水既而復職命視浙江民
瘼還上聖孝瑞應頌帝曰爾為大臣不教陳民間利
病乃務獻諛何耶擲還之尋出知襄陽府秩滿遷山
東左叅政洪熙改元入覲仁宗欲授以清要職吏部
假太僕卿帝默然良久曰渠是秀才若為辱事宣宗
初改南京刑部侍郎被劾致仕卒

楊砥字大用澤州人洪武末由進士換行人同石司
副上疏言楊雄為莽大夫著劇秦美新論貽譏萬世
董仲舒天人三策及正誼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

今孔子廟有雄而無仲舒臣以為宜進仲舒而退雄
太祖從之歷官湖廣布政司叅議建文中言帝堯之
德始於親九族今宜惇睦諸藩無自剪枝葉枝葉盡
而根本撥矣為齊黃華所惡罷斥之父喪廬墓側成
祖即位起為鴻臚寺卿疏乞終制服闋擢禮部左侍
郎坐巡視河渠失職降工部主事改禮部歷北京行
太僕寺卿兼苑馬寺時吳橋至天津等衛大水決堤
傷稼疏請開德州東南黃河故道及土河以殺水勢
帝命工部侍郎商芳經理之定牧馬法請令民五丁
養種馬一匹每十匹立群頭一人五十馬立群長一

人養馬之家歲蠲租糧之半而薊州以來至山海諸
衛土地寬廣水草豐美其屯種軍士亦宜人養種馬
十匹歲子粒亦免其半帝命軍士盡蠲之餘悉從其
議於是馬大蕃息砥剛介有守尤篤孝行母喪哀毀
未至家卒

薛均蘄水人祖父皆仕元均少有奇節持身清苦教
孝謹洪武中以知府薦召至京獻十策太祖才之將
授官以母疾辭歸明年復應召為辦事州同尋署兩
淮都轉鹽運使司移知合州成祖即位召為陝西行
太僕寺卿以內艱去服闋猶哀毀不出屢招趣之乃

出授應天府尹治尚廉明庭無廢事買署傍隙地種
菰韭晨夕荷鋤親自灌溉日飽黎羹泊如也宣德初
以年老致仕歸蓮屋數間繞蔽風雨當事造請輒避
匿不見居恒念母繪望雲圖題詩其上讀之輒泣下
云

湯宗字正傳浙江平陽人洪武末由太學生擢河南
按察僉事改北平建文時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受
燕王金錢有異謀詔逮瑛安置廣西而遷宗山東按
察使坐事左遷刑部郎中出知蘇州府時蘇連大水
民流遁粗至百餘萬石宗不忍迫促諭富民出米代

輸民素德宗從之不三月逋租悉完永樂元年有謬
其坐視水患者逮下獄謫判祿州以黃淮薦召還為
大理寺丞或言宗嘗發潛邸事者帝曰帝王惟才是
使何論舊嫌竟擢用之尋奉命賑饑河南還署戶部
事解縉下獄詞連宗坐繫十餘年仁宗立復大理丞
進左少卿再進南大理卿宣宗初清軍山東會天久
不雨宗極陳民間饑困之狀帝為蠲租免役罷不急
之務宣德二年卒

論曰師達古朴之倫皆一時賢雋班於卿貳弗克顯
有樹立大抵循循奉職趨寡過而已蓋自靖難而後

士氣日靡朝臣務習為謹飭以自完斯亦世道之一

變云

明史卷二百一

列傳五十二

曾 榮

王 英

沈 度

弟榮

鄒 濟

陳仲完

徐善述

周 述

弟孟簡

陳 濟

王汝玉

梁 潛

金 問

馬京

黎 恬

董子莊

趙季通

楊輔金寶

徐 旭

宋琮

陳 繼

蕭用道

林子環

曾榮字子啓永豐人生而穎異貌魁偉博聞強記工

於文詞永樂二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尋詔解縉

選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榮為之首帝嘗親試

天馬海青歌榮振筆立就詞義兼美帝嘆賞之又嘗

摘記載諸隱僻事問蔡蔡輒條對無遺誤由是見褒
寵數侍燕閒應制賦詩賜賚重叠有薦文士者帝必
問才學視蔡何如或命就蔡辨論以觀其能否然後
用之修永樂大典蔡為副總裁書成遣侍讀內艱起
復扈從邑人坐奸黨事詞連蔡家人戰慄多亡匿帝
惜蔡才竟原之家人失火延燒禁垣亦釋不問尋進
侍讀學士修天下郡邑志後為副總裁仁宗立除左
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學士宣宗立進少詹事預修
三朝實錄蔡凡再扈北巡三典會試為文如源泉混
混十馮千里他人不足已獨有餘館閣中自解胡後

諸大制作多出其手工筆札其草書最有名性樂易
喜推獎士類飲酒至一石不醉天子知其好飲每出
內醞賜之竟以飲得疾宣德七年卒於官年六十一
贈禮部左侍郎謚襄敏

王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讀書
文淵閣帝察其慎密令與王直書機密文字與修太
祖實錄授翰林院修撰進侍講二十年帝北征英扈
從至開樂兒海師旋過李陵城帝召英曰常聞城中
有石碑可往視其文既至無識碑所在者惟城北門
有石出土尺餘發之李陵臺驛令謝某德政碑也碑

陰刻達魯花赤等名氏具以奏帝曰碑有韃靼名異
日且以為己地啟爭端命再往擊碎之沉諸河還奏
帝喜其詳審曰秀才是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且用爾
勿憚勞因問曰朕方北伐秀才試言方畧英曰天威
親征彼必遠遁沙漠臣願陛下勿入險窮追帝笑曰
朕為天下國家計耳秀才謂朕黷武耶因曰軍中動
靜秀才有所聞即入奏又諭中官曰秀才入無阻前
驛驛安平鎮適立功官軍有過命勿與糧衆相聚泣
奏即入奏曰此皆壯士幸甯而養之當得其死力帝
悟即令予糧如故榆木川之變仁宗在東宮命英與

尚書蹇義等同定喪禮議政事宿內閣者七日仁宗
即位進侍講學士再進右春坊大學士洪熙元年乞
歸省賜鈔馳傳還宣宗立還朝是時海內晏安天子
雅意文學每與諸學士談論文藝賞花賦詩禮接最
為優渥宣德五年修太宗仁宗實錄成遷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賜麒麟帶母喪特與葬祭
遣中官護英歸尋奪哀還朝寵遇益隆正統元年命
教習庶吉士開經筵為講官修宣宗實錄為總裁實
錄成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八年命英
理禮部事仍侍經筵講書十年浙江民疫命英祭南

鎮時久旱災至大雨灌獻之夕雨止明日又大雨民
呼為侍郎雨明年以年七十再上章乞休不許十三
年降特旨言英久任先朝近屢疏引年求退朕為天
下計未遂其私今可擢南京禮部尚書俾得稍就閒
逸居二年卒年七十五計聞賜祭葬謚文安後改謚
文忠英端凝持重歷仕四朝在翰林四十餘年屢為
會試考官海內知名士盡出門下文章典瞻朝廷制
作多出其手四方求金石銘志碑記者不絕也予裕
祿中為山東副使坐貪虐謫戍大同天順初黃緣
石亨起四川按察使為士論所耻

沈度字民則華亭人幼嗜學博涉經史以善書名洪武中府縣交舉文學不就坐累謫雲南岷王聞而禮聘之既至數直諫府中人皆敬度時學士董倫亦謫雲南甚愛重度倫還朝薦之得召入京會成祖即位求文學之士楊溥復薦度擢翰林典籍時解縉胡廣等皆善書而度書尤清逸特為帝所喜凡詔誥制敕及御製碑刻之屬必命度書之尋遷檢討進修撰再進侍講學士於時度弟榮亦以善書得進兄弟同侍禁近各賜二品金織衣及象笏鏤其名金塗之仍官度子藻為中書舍人宣德元年遷學士四年以老再

疏乞休不免命免朝奏有召則入九年卒於京年七
十八賜祭葬度難以能書至貴顯其操行清謹孝友
過人與人交不苟趨附初應薦入都鄉人李至剛為
禮尚書朝士多奔走其門度與至剛雅故未嘗輕造
半論高之榮字民望十歲即善書度既遠戌榮刻苦
讀書家貧無楮日懸腕書壁書法益進及度被薦用
榮亦授中書舍人度書婉麗榮書遒勁並為帝所賞
永樂十四年授翰林修撰尋進侍讀召位與兄相亞
人呼大小學士宣德初乙歸展墓歲暑屏輿騎徒步
八里門鄉里稱之還朝拜庶常遷大理寺少卿年七

帝致仕歸槩亦爲於孝友事度如父襟韻冲遠脫畧
細故因自號簡庵家居盡出賜金營錫老堂日聚親
故燕飲其中景泰四年卒同時以能書入翰林者有
陳登長樂人洪武間以薦歷羅田蘭谿淳梁三縣丞
皆有治績精篆隸之學自三代以降鐘鼎金石之文
靡不考晰永樂初詔求善書者被薦入翰林擢中書
舍人凡朝廷碑版題識多出其手爲人負直節不肯
媵姁好向舉人過宣德初卒
鄒濟字汝舟錢塘人早孤事母以孝聞博學強記尤
長春秋爲餘杭訓導師法嚴整長吏以下皆莊事之

遷國子學錄再遷助教坐累左遷河間教授以薦知
平度州廉簡寬厚吏民安焉永樂初修撰李質薦修
太祖實錄書成除禮部儀制郎中凡國家典禮斟酌
今多出於濟安南叛從大將軍討之司軍中奏
記既而師再出濟亦再往還為廣東右叅政惠化大
行坐累左遷吏部郎中尋擢左春坊左庶子善於諭
導言無不從復授皇孫經為人和易坦夷自公卿以
下至武人庸隸皆樂親之秩滿進少詹事當是時宮
僚多得罪王誅王馬京梁潛周冕相繼下獄死濟亦
陷死地數矣積憂得疾皇太子以書慰曰卿善自攝

即有詔諱當提舉鄉忠不使墜入蓬蒿也卒年六十
八洪熙元年贈太子少保諡文敏命有司立祠墓側
春秋祀之予幹禮部尚書自有傳同時有陳仲完者
長樂人自教官入為翰林編修兼左春坊右贊善為
人溫厚質實平居寡言至於論事可否據理引義無
所屈撓嘗有詔汰諸司冗官兩坊官去留廢予主之
濟為左庶子執筆不敢下遽稱病不出次當仲完節
奮筆書去留人皆服其剛決被汰者亦自愧服歷官
二十年不遷怡然自足先濟二年卒

徐善述字紉古天台人宋亡幼主趙慶元徐氏有為

振義副尉者扼關拒元元人入天台盡殺徐氏乳媼
負幼兒得脫即善述高祖洪武中初行歲貢法善述
首克貢入太學祭酒宋訥待諸生嚴重獨器重善述
禮遇之歲餘詔選太學生為州縣教官善述為首授
桂陽州學正丁父憂服闋改和州用薦為國子博士
永樂初簡東宮官屬與鄆城人晁鏞同被選為左右
春坊司直郎仁宗為皇太子尤愛重之每作詩輒使
摘數過乃定時時賜以書翰連左贊善預翰林纂
修主考鄉會試太子每稱好古先生不名也嘗致書
曰余偶欲學表卿可其題及詩題間日一進以廣琢

磨今晨卿所改詩特清麗真有益於日新卿疾未痊
乃日見煩擾非古優待高年之意但卿齒已邁恐予
為學無日似卿蹇蹇朴直苦口百無一人故特及卿
康健冀弼成余學卿無慮觸諱也春寒善調攝庶慰
予懷冬至又賜酒及詩永樂十八年善述卒於官及
期太子親為文遣鄒濟致奠鑄亦以是年卒於家太
子即位追念善述輔導贈太子少師賜諡文肅命立
祠墓側春秋祭如鄒濟云

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二年與從弟孟簡並舉進
士及第成祖手題二人策獎賞之並授翰林院編修

讀書文淵閣述預修永樂大典及性理大全扈從北
巡累進左春坊諭德兼侍讀仁宗即位命從皇太子
謁陵南京召述至榻前問所以匡弼儲君者述對稱
旨宣宗即位預修兩朝實錄書成進左庶子兼秩如
故正統初卒於官孟簡在中祔二十年始遷詹事府
丞一日詔擇文學之士輔王國侍臣以孟簡進特命
為襄王長史有言宜留孟簡併顧問者帝曰輔朕弟
尤勝於輔朕也述溫厚簡靜未嘗見疾言遽色文章
雅贍為世所重孟簡謙退不伐生平無睚眦於人兄
弟並列侍從一時稱盛焉

陳濟字伯載武進人幼穎悟讀書過目成誦嘗以父命如錢塘家人齎貨以從比還以其貨之半市書又奇之曰若能盡讀耶甯爾吾於汝無所靳由是益市書濟口誦手鈔積十餘年盡通經史百家之言成祖詔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薦濟者以布衣召至為都總裁時詞臣纂修者及太學儒生數十人繕秘庫書數百萬卷浩無端倪濟與少師姚廣孝等數人發凡起例區分鈎考秩然有法執筆者有所疑輒就濟質問濟應口辨析無所舐滯同事無不服其該博書成擢左春坊右贊善皇太子甚禮重之凡稽古纂集之事

悉以屬濟濟隨事敷陳多所裨益五皇孫皆受經焉
居職十五年而卒年六十一濟重厚修慎少有酒過
毋戒以節飲終其身未嘗至醉弟洽為兵部尚書濟
彌自謙抑所居裁撤風雨為文不事葩藻常云文如
布帛菽粟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為著綱目集覽
證誤若干卷行於世

王汝玉名璣以字行長洲人父立中元末知松江府
汝玉穎敏強記少從楊維禎學年十七舉元末浙江
鄉試永樂初由應天府學訓導擢翰林五經博士尋
進檢討再遷右春坊右贊善預修永樂大典仁宗在

東官特被寵遇嘗與群臣應制撰神龜賦汝王居第
十解縉次之汝王後進莽名大噪士諸舊臣上性疏嗜
進又與縉及王偁輩互相矜訐遂被輕薄名永樂七
年坐修禮書紊制度當成邊會皇太子監國宥之以
為翰林典籍尋進左春坊左贊善解縉之下獄也拷
訊急縉承汝王及大理丞湯宗禮部郎中李至剛中
允等賈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幾蕭引高宗人府經
歷高得賜皆逮下獄汝王及貫紘引高得賜竟瘦死
洪熙初追贈汝王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於其家
梁潛李用之泰和人洪武二十九年舉鄉試明年授

四川蒼溪訓導蒼溪地僻遠士無嚮學者潛至旦暮
坐講席開論辨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如有得以
薦除廣東四會知縣縣有瀧橋河相傳吏廉平則河
水清旬潛至迄其去河水澄澈可鑑改陽江又改陽
春皆有治聲永樂元年召修太祖實錄書成擢翰林
修撰賜白金襲衣文幣五年兼右春坊右贊善代鄭
賜總裁永樂大典潛蒞事有程情慢者不樂誣潛以
罪成祖召問是潛抵造誣者罪成祖幸北京屢驛召
赴行在十五年復幸北京親擇侍從監國之臣翰林
獨留楊士奇以潛劾之時兩京陽絕漢王高煦謀奪

嫡譏構萬方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
趾數日後念其有軍功貸之召還有言於成祖曰上
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誅陳千戶事連潛及
司諫周冕逮至行在成祖親詰之潛等具以實對成
祖謂楊榮呂震曰事豈得由潛然卒無人為言陳千
戶本以令旨謫者潛與冕俱繫獄或毀冕仇薄恣縱
遂併潛誅死潛妻楊氏隨潛在北京痛潛非命哀毀
數日不食亦死予黎進士仕至浙江左布政使時稱
良吏

金問字公素吳人幼嗜學家無書則輟轉借乞遂博

治經史兄聲嘗病熱劇螺以療時方嚴寒問解衣循
河得百枚以進病良已永樂初以善書進授司經局
正字仁宗在東宮見問書喜之得侍左右成祖自北
征歸詰過宮僚問遂與黃淮楊溥等同禁行在獄三
人相得甚暇則各持一經講論獄吏見而怪之曰此
何地也公等乃讀書自喜乎問笑應曰此處憂患之
道也或念其困約魏遺之苟非義必謝去如是者十
年至仁宗即位乃出之淮與溥相繼入內閣問侍詔
思善門尋授翰林修撰每論時政多見采納宣德十
年進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正統八年調

南京太常寺明年擢禮部右侍郎十三年卒於官子汝進太僕丞時又有馬京者武功人洪武中以進士授翰林編修歷左通政大理寺卿建文中左遷四川按察僉事永樂元年召為刑部左侍郎時皇太子守北京命兼輔導之職京盡誠劬勞皇太子甚重之為漢王高煦所忌數毀之於帝謫戍廣西七年帝巡北京命百司舉戍籍中有文學者京在舉中既至猶坐前事下獄許思溫者字淑雍吳人由國子生署刑部主事累遷北平按察副使靖難時有城守勞擢行部左侍郎改吏部兼贊善亦以漢趙二王譴下獄二人

皆瘦死仁宗立贈京少傅謚文簡贈恩溫尚書授其子俊太常贊禮郎進學翰林

黎恬字潛輝清江人永樂十一年進士母喪歸服除授監察御史十九年以三殿災求言恬為郡御史劾革誠大臣仕事者無憂國恤民心任事者不能堪後薦御史才可親民者皆擢遠方知州恬得交趾之南寧怡然就職既至愛其民如子政化大行會黎利反大帥王通與議和檄三司府縣官悉解職北歸恬遂還宣德七年楊士奇薦恬文學操行可任近侍遂命為左春坊右諭德入翰林與纂修克經筵官正統初

預修宣宗實錄告歸卒於家

董子莊名瑛字行江而樂安人博學有操行洪武中以鄉薦除雲南學官遷知茂名縣與修永樂大典擢國子司業嚴重善教士選為趙王府右長史恭勤小心隨事匡正不為苟容王所行多愆禮度帝輒以責長史子莊不挫不變而執守愈堅永樂十八年春常陪祀國社子莊風興正衣冠端坐而卒同時有趙季通字師道天名人由教官歷永豐龍溪知縣與修太祖實錄除國子博士進司業出為趙王府左長史與子莊同心輔導委曲規誨多所裨益為人雅容詳

雖而執守堅確人不能奪於時藩府僚之賢者首稱
趙董其次有劉淳楊輔金寶蕭用道宋子環之屬淳
南陽人洪武末為原武訓導周王聘為世子師尋言
於朝補右長史以正輔王雖在燕遊不忘規諷端禮
門槐盛夏而枯淳陳咎徵進戒王用其言修省枯枝
復榮王旌其槐曰德忠淳致仕十餘年而卒年九十
有七輔吉水人由進士授監察御史仁宗即位上疏
言朕天勤民崇儉戒奢等十事多見采納權衛王府
右長史盡心獻替篤學好古未嘗苟取一錢宣德初
卒寶開化人成祖即位實奏書言治道帝嘉之復對

策稱旨除翰林典籍預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選為
東宮講官歷左春坊左司直甚見褒重仁宗即位除
衛府左長史正統初卒為人孝友敦行誼聞經史日
有程限至老不輟用道泰和人建文中舉懷才抱德
詣闕試文章擢靖江主府直史召入翰林修類要燕
師渡淮與周是修同上書指斥用事者永樂初預修
太祖實錄改右長史從王之國桂林嘗為王陳八事
曰慎起居寡嗜慾勤學問養德性簡輟朴之刑無侵
下人利常接府僚以通群情簡釋謹厚之人以併差
遣文作端禮體仁遵義廣智四門箴以獻人服其切

直久以疾乞歸成祖愍敗宣府鵠兒嶺巡檢卒子
恒禮部尚書自有傳子環廬陵人由進士入翰林為
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除驗封司主事歷考功郎中
從師遼採木湖廣以寬厚得衆心仁宗即位簡授梁
府右長史丁內艱去服闋改越府為人和易潛泊居
兩府皆有賢聲宣德中卒官

徐旭字孟昭樂平人洪武十八年進士試監察御史
為禮科庶吉士以奏對忤旨貶分教房山徙鳳陽
教諭尋遷安王府紀善用薦擢知州遷吏部考功員
外郎課覈精審無敢干以私者成祖即位遷郎中預

修太祖實錄擢國子監祭酒坐書奏不謹當降調帝
問蹇義義稱其有文學持守因改翰林院修撰修永
樂大典為副總裁暴疾卒賜棺殮致祭旭為人方正
不阿嘗請告歸省闋母疾亟傳道趨至家母病忽愈
至旬日乃卒人以為孝感所致云同時有宋琮者泰
和人遷於易學洪武三十年舉禮部第一登第官檢
討張然語人曰翰苑常有厄吾其竄乎俄而考官劉
三吾白信蹈等果得罪琮亦牽連戍邊永樂初赦還
起為刑部檢校時鄉人楊士奇輩責顯琮無所攀援
洪熙初遷國子助教宣德中遷翰林檢討仍掌助教

事教士最有法久之致仕卒卒之前預知死期人或扣之休咎未嘗應也

陳繼字嗣初吳人父汝言倜儻有謀畧嘗參張士誠軍事洪武初官濟南經歷坐法死繼生甫十月遺書數萬卷母吳躬績以資誦讀此長貫穿經學人呼為陳五經奉母至孝有司上其事使御史廉之繼方隨母抱甕行濯母飲以壺漿拜而後飲帝聞而嗟異府縣交薦以母老辭不就母卒哀毀過人永樂中舉孝行仍旌其母曰貞節仁宗即位開弘文閣帝親臨幸闕令山林亦有名士亦楊士奇曰聞東吳有陳繼者

善為文士奇初未嘗識總夏原吉治水蘇州得其文以歸士奇至是薦之遂召為國子博士尋改翰林五經博士同侍講王進等直弘文閣傅顧問宣宗初預修兩朝實錄遷翰林檢討尋引疾歸卒子寬完皆世其家學

論曰成祖慎選學行之士輔導儲貳以及諸王仁宣二宗俱雅好文翰親禮儒臣以故一時賢雋輩出若曾榮王英卓然公輔器也沈度沈聚清恬有守鄒濟雅正自將其餘徐善述周述之徒皆彬彬質有其文吳顧諸人並以官僚致貴顯而王汝玉梁潛周冕則

橫羅讒毒金問亦園土十年命之不猶其又何咎焉